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赵氏孤儿

主编 丁克实 王安葵



8

新华出版社

细古典

尹丛书 / 第二辑

凡氏孤儿

冯丽君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前 言

199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18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青年读者认为,这套丛书为他们铺设了探寻古典戏曲名著奥妙的桥梁,一些剧团的编导也索要此书,认为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很有益处。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希望对更多的古典戏曲名著进行改编。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里说过,第一批的18种“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感谢新华出版社领导和作者的支持,使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使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现在又把第二辑12种奉献在读者的面前。

古典名著的伟大在于它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艺术力量;而时代的变化,又必然使当代读者在古典名著面前产生一些距离感。许多古典戏曲名著在它们问世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根据当代的需要对之进行改编,一方面努力保留原著的风貌,一方面又渗透进新的审美观点。这是中国戏曲作家所进行的一项特殊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复杂性,所以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每一次新的改编,成败得失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也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中饶有趣味的篇章。

把古典戏曲名著改编为故事,有与为舞台演出的改编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剧本要为富有动作性的舞台演出提供基础,改编为故事则要努力把动作的脚本改编为能引起丰富联想的文学语言。这

是第一点；第二，目前通俗文学行时，古典作品、经典作品常被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我们的古典戏曲名著改编又希望能化雅为俗，拉近古典名著与读者的距离，同时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艺术和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要从各个方面去做，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迫切需要提高，但提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现在做的是为提高而进行的普及工作。当然，普及又代替不了提高，我们希望读了这些故事的朋友能进一步产生对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兴趣，再去读原著，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第一辑改编的作品中南戏、传奇较多，元杂剧较少，是一个缺憾，这一辑改编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陈州果米》等著名杂剧，也改编了《浣纱记》、《连环记》等著名传奇。当然，这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戏曲作品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需要积累，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对旧的精神财富的选择，也将为新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是这建设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为这宏伟的事业而从一点一滴做起吧。

丁克实 王安葵

1998年5月

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

冬日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十月小阳春，首阳山毫无萧索之气，经霜的树叶红红黄黄的，这儿一块，那儿一片，覆盖在山坡上，仿佛一幅色彩鲜艳、情调明快的油画。

山脚下，驿道边，有一片零落的村庄，村庄的每间土坯房舍都是茅草苫盖。山民们还沉浸在秋收的喜悦里，家家房前屋后挂着成串的玉米和鲜红的辣椒，有的还挂着猎来的野味。人们三三两两地在阳光下闲谈，笑声中透着心满意足。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如一石块投进深井，山民们闲适的心境被打乱了，他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前面的驿道。

天啊！这是什么马车啊？只有两匹马！马车的右侧没有轮子！只见一个大汉用臂膀扛着马车，与马车一起飞奔，你们看他的胳膊，已经血肉模糊了。

一个山民对着同伴们发出一连串的惊叹。

另一个人则特别注意坐在车里的那个人，怎么看都觉得有些面熟。

你们看车上那人是谁？

哎哟，这老者白须飘飘，紫袍玉带，卿相打扮呢！

看他面带恹惶，好似死里逃生般。

可不是！看这马车少马缺轮的样子，肯定是逃难啰！

是不是咱们国家又要大乱了呢？……

山民们的纷纷议论被急驰而过的马车甩在身后，滚滚灰尘中，马车驶进山去了。

这一夜，首阳山脚下的百姓们没有一个人睡得踏实，他们琢磨着午后所见的那一幕，不知晋国又出了什么事？

他们当然没有想到，那紫袍玉带的老者就是他们的相国赵盾。

他们更不会料到，他们所敬重的相国几个时辰前差点死于刀光剑影之中。

关心国事的百姓对赵盾的身世是耳熟能详的，赵氏家族对晋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晋国，本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备受大国的欺凌。晋文公重耳继位后，在赵衰、狐偃的帮助下，励精图治，使这个弱小的诸侯国一跃而居霸主的地位。

文公死后，襄公继位。赵衰之子赵盾作为功臣之后，被襄公启用。始佐中军元帅，因贤能过人，为百姓所称道，于是提升为上卿。

赵盾一心一意辅佐襄公，内修国政，南征强楚，西抗暴秦，东与齐国相衡，不仅保持了文公创立的霸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

襄公临终前，嘱托赵盾：“太子夷皋年幼，望你尽心辅佐，帮他保持晋国的霸业。”赵盾再拜受命。

太子夷皋当时才7岁，赵盾依襄公之命扶他即位，这就是晋灵公。

赵盾谨遵襄公遗命，急晋国之所急，先天下之忧而忧，悉心辅佐灵公，一心想保持住晋国的霸主地位，不料晋灵公自幼

胸无大志，不爱处理朝政，只图享乐，终日嬉游，荒淫度日，远贤臣，亲小人，甚至暴虐人民。赵盾为此屡屡进谏，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对赵盾产生厌恶。

偏有屠岸贾这种小人，治国无术，于国无用，却有一样专长：看主子眼色行事，对主子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屠岸贾的祖父屠岸夷和父亲屠岸击都是晋惠公时的大夫。屠岸夷本来是晋惠公的一位大臣——东关五门下的食客，后来，在晋惠公的争权过程中，东关五叫他出来充当奸细，因此有功于晋惠公，惠公即封他为中大夫。在晋国与秦国的一次战斗中，屠岸夷被秦军俘虏，秦穆公把他杀了，惠公念他有功，追封他为上大夫，并令其子屠岸击袭中大夫职。灵公时，屠岸贾因袭父职，任中大夫。

屠岸贾虽位居中大夫，却无中大夫之才，只知“阿谀取悦灵公”。他见灵公喜欢游乐，便广敛民财，在晋国京城绛州（今山西侯马市西）大兴土木，修建起一座规模壮观的花园。园中栽有各种奇花异草，养着从各地送来的飞禽走兽，建有各式各样的亭、台、楼、阁。

花园里以桃花为最盛。春天来临时，千万株桃花竞相开放，灿烂如霞，因而取名为桃园。

为了方便灵公游玩，屠岸贾又在桃园中央建起一座宽大的高台，台高三层，顶端建有一座楼宇，称绛霄楼。楼内雕梁画栋，丹楹刻桷，曲槛朱栏，装饰十分华丽。凭栏四望，可饱览绛州全城景色，市井、宫殿皆在脚下，而头顶白云却似乎伸手可揽，人行楼中，若仙飘云端，感觉十分美妙。

晋灵公对屠岸贾为他精心修建的这座花园大为赞赏，对屠岸贾的宠信与日俱增。从此，灵公终日与屠岸贾领着一群

宫女、姬妾，到桃园嬉戏游玩。

屠岸贾挖空心思，想出一种新游戏，让灵公登上绛霄楼，弹空中飞鸟。一次，屠岸贾找来一群乐伎，让他（她）们在桃园里歌舞吹奏，灵公在绛霄楼上居高临下地欣赏。

乐伎的表演引来庶民，里三层、外三层地聚在桃园周围观赏。灵公突发奇想，对屠岸贾说：“弹鸟有什么趣味！咱们比赛弹人如何？”

屠岸贾满脸堆笑：“主公的主意高明之极！只是如何赛法？”

“你看呢？”

“弹中眼睛为胜，若弹中其它部位，罚酒三杯，如何？”

灵公点头。屠岸贾吩咐侍者准备好弓、弹，于是灵公在右，他在左，两人拿起弹弓。

随着楼上一声高叫：“看弹！”，弓如满月，弹似流星，人群中一人弹去了半只耳朵，一人弹中了左胛，吓得围观的人群纷纷逃离。灵公和屠岸贾见状兴高采烈，索性叫左右会放弹的都来发弹射人。

弹丸如雨点般飞向人群。庶民们躲避不迭，有破头伤额的，有弹出眼珠的，有打落门牙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灵公见此景象，却哈哈大笑，扭头对屠岸贾说：“寡人登绛霄楼游玩这么多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乐。”

屠岸贾立刻保证似地说：“只要陛下愿意，可日日享受此乐！”

此事很快传到赵盾耳中。赵盾忧心忡忡，他想：似灵公这般草菅人命，国家危亡，只在旦夕。屠岸贾之类身为大臣，见

主上无道，不仅不谏，反而助纣为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啊！他决定第二天上朝时，再谏劝灵公一次。

次日早朝，百官依次朝见完毕，灵公说：“诸卿有事上奏，无事退朝。”话音刚落，只见赵盾上前一步，弯腰行礼，尚未开口说话，灵公见其神色，便知赵盾必有谏诤之言，心下害怕，赶忙主动说：“相国不用多言，寡人已经知错了，以后一定改正！”灵公生怕赵盾在百官面前说起杀生之事，为保护自己的面子，抢先认了错。

赵盾见灵公主动认错，心里十分高兴，对灵公行了个大礼，说：“人谁无过！主公有过则改，是社稷之福，臣等不胜欣幸！”说完退朝，心想，灵公若真悔过，应该立刻见诸行动，我且等着观察。

没想到第二天，灵公又驾车到桃园游玩去了。赵盾万分失望，灵公如此举动，哪像改过的样子！只有再次苦谏了！

赵盾决心已定，便径直来到桃园，守在门口，等候灵公。

灵公与屠岸贾及众宫女驶进桃园，见赵盾守在那里，十分惊讶。

“寡人没有召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赵盾上前拜了两拜，郑重地说：“微臣有言相告，望主公宽容采纳！臣听说‘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主公若仅止于畋猎游乐，倒也罢了，却放弹打人，以杀人为乐，这可不是一个有德行的君王该做的事！人命关天，主公如此滥杀无辜，势必导致百姓内叛，诸侯外离，桀纣灭亡之祸，就会在主公身上重演。臣今日若不对主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怕就没人敢说了。老臣因不忍坐视晋国危之，故冒死直言相谏，乞求主公回辇入朝，痛改前非，不要再嬉游度日，无辜杀人。只

要能使晋国转危为安，臣虽死而不恨。”

灵公见赵盾毫不留情地说了这么多，脸上就有些挂不住，可赵盾所言又毫无反驳之处，只好说：“赵卿所言甚是，请先回去，容寡人今日游玩，下次当依卿言。”

赵盾见灵公仍无回朝之意，很是生气，于是以身挡住园门，不放灵公进去。

屠岸贾见状，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相国进谏，当然是好意。可主公的车驾既然已经来到这里，岂可空回，被人耻笑？请相国暂行方便，若有政事，等主公明日早朝，再议不迟。”

灵公见屠岸贾给自己台阶下，很高兴，赶忙接说：“对！对！明日早朝，寡人一定召卿！”

赵盾见灵公毫无归意，屠岸贾又从旁怂恿，不得不放灵公进园，转身怒视屠岸贾，斥责他说：“亡国败家，皆因汝辈！”

屠岸贾遭赵盾痛骂，不由得瞠目结舌，一股愤恨之情涌上心头，只是因为灵公在场，一时不便发作，便强忍住心头之恨，一边陪灵公玩耍，一边想着复仇之计。

在灵公玩得心花怒放之际，屠岸贾故意叹口气说：“以后再也不能这么痛痛快快地游玩喽！”

灵公不解其意，“大夫怎么突发这种感叹？”

屠岸贾乘机煽动，说“明日早朝，相国对主公必然又要絮絮叨叨，说三道四。他岂能让您再游桃园呢？”

灵公一听这话，顿时火起：“自古只有君制臣，从未听说过臣制君的。这个老头子活一天，我便一天不得自由，想法把他除掉才好！”

屠岸贾见鱼儿已上钩，心下暗喜，立即献计：“臣有一门客，名叫鉏麇，因他家里贫穷，臣常周济他，所以他对臣忠心耿

耿，愿以死相报。若让他去行刺相国，他一定效力。刺死了相国，主公就可以任意行乐了。”灵公点头应允。

当天夜晚，屠岸贾密召钅麂，盛宴款待。钅麂心想，屠公如此厚待我，必有事求于我。“士为知己者死”，我钅麂报恩的时刻到了。于是三杯酒下肚后，钅麂主动请命，屠岸贾屏去左右，悄悄对钅麂说：“赵盾专权欺主，罪当处死。我今奉主公之命，派你去刺杀他。你可埋伏在相府门外，等相国五更时分出门上朝时把他刺死，千万别误事！”

既奉君命，又可报屠岸贾之恩，钅麂当然乐于从命。他穿好行装，拿一把雪花般的匕首别在腰间，以夜色作掩护，直奔相府，潜伏在相府门外。

转眼五更鼓已敲响，相府大门“吱哑”一声打开了，灯光水银般泄漏出来，借着光，钅麂看见一辆四轮马车已准备停当，大约是相国上朝的车驾。钅麂蹑进门去，躲在暗处，仔细观看。只见相国朝衣、朝冠，双手持笏，端坐在中堂上，等候天明上朝。钅麂大惊，退出门外，喃喃地说：“天色尚早，相国坐以待旦，等候上朝，对君侯如此恭敬，哪里像一个专权欺主的人！这样的忠臣，我怎么能忍心把他杀害？！”

钅麂准备一走了之，可突然又想起自己是受君命刺杀相国的，违君命则不信，杀忠臣又不忠，不忠不信，这两者让他如何选择？何况屠岸贾那儿也不好交待。钅麂左右为难，心一横，“罢了罢了，还不如自杀！”

此念一生，钅麂便心意已定，他走到相国门首，大呼：“我是钅麂，我宁愿违抗君命，也不忍杀害忠臣，我决意自杀，只是提醒相国，小心有人陷害！”说罢，往门前那株大槐树一头撞去，脑浆迸裂而死。

屠岸贾正等着鉏麂来报告好消息呢，却见赵盾安然无恙，按时朝见灵公。

灵公见赵盾未死，也很愕然，不禁有些埋怨屠岸贾，责他办事不周。

屠岸贾受了责怪，更恨赵盾，恨不能扑上去把他掐死。他老奸巨滑，没几日又想出一个毒计，对灵公如此这般说了一通，灵公点头说：“一切由你处理。”

原来屠岸贾有一只猛犬，叫神獒。这神獒身高三尺，凶猛无比，本是西戎国进贡给灵公的，灵公把它赐给屠岸贾。屠岸贾自打设下陷害赵盾之计，便将神獒锁在柴房里，一连三五天不给它喂食，并在后花园中扎了一个草人，草人紫袍玉带，象简乌靴，和赵盾一样的打扮，而腹中挂了一副羊心肺。屠岸贾让人把饿极了的狗牵到草人跟前，剖开草人紫袍，露出羊心肺，那狗顿时猛扑上去大啖一顿。这样反反复复训练了百余次，屠岸贾便开始实施他的阴谋了。

这一天，灵公早朝。众大臣鱼贯而入，叩见灵公。大臣们奏事完毕后，灵公正要宣布散朝，屠岸贾上前一步说：“启禀主公，据臣了解，现在有些大臣颇有叛逆之心！”

灵公一听这话，忙问：“大夫可知是谁？”

屠岸贾气势嚣张地把朝堂上下列位大臣扫视了一遍，不紧不慢地说：“主公可曾听说尧舜之时獬豸辨奸的故事？您赐给我的那只神獒，便有獬豸一般的灵性，它能认出心存叛逆的人！”

屠岸贾此话一出，众大臣莫不低首敛容，不知他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又不便在灵公面前和他对抗。

灵公听了这话，却很高兴，高声说：“快把神獒牵上来！”

屠岸贾早已吩咐下人牵了神獒等在殿外，见灵公下令，立即转身出殿，把神獒牵了进来。这猛犬饿了好几日，乍一见这么多人，愈发显得狂躁，狺狺地叫个不停。屠岸贾径直把它牵到灵公坐榻前面，坐榻旁边站着的就是赵盾。那饿狗一见旁边立着个穿紫袍玉带的人，便以为又有羊心肺可吃了，猛扑过去，惊得赵盾闪到殿柱后面，屠岸贾放开缰绳，饿狗急向赵盾追过去，赵盾遭遇突变，来不及想任何对策，只好绕殿奔跑，以躲避饿狗，神色十分狼狈，众大臣莫不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屠岸贾则暗自窃喜，面露幸灾乐祸之色。

殿前太尉见那恶狗穷追不舍，而狗主人屠岸贾却一副隔岸观火的嘴脸，不仅怒从中来，举起大铁锤，几大步追到恶狗后面，猛地一锤砸下去，那恶狗来不及哼一声使瘫倒在地上。提弥明还不解气，左手抓住恶狗的脑皮，右手搬着恶狗的下巴，猛地一劈，把饿狗撕成两半，扔在地上。随即拉着赵盾，向殿门外猛跑。

提弥明拔刀相助，这可是屠岸贾没有想到的，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直至发现提弥明已拉着赵盾跑出了殿外，才猛然惊醒，赶忙下令，命侍卫追将出去。

提弥明见侍卫人数众多，只好猛地把赵盾往前一推，说：“相国快逃！我来对付他们！”说罢把铁锤舞得呼呼生风，侍卫们上前不得。

提弥明挡住了追兵，赵盾趁机冲出殿门，直奔自己的马车。不想屠岸贾早有准备，让人做了手脚，马车被抽去了一只轮子，牵走了两匹马。赵盾仰天长叹，心想自己必死无疑。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赵盾准备束手就缚时，旁边闪出一个壮士。好个大汉！只见他面如红炭，身似铁塔，膀大腰

圆，似有千钧之力。这大汉一声不发，一手当轮，一手策马，竟把这独轮、缺马的马车赶得飞快，等侍卫追出殿门来，早已不见赵盾的身影。

绛州城远远地被甩到后边去了。赵盾惊魂未定，不知身在何处。大汉出言安慰：“相国别怕，有我灵辄在，没人能害你！”

灵辄？赵盾有些恍惚，不知自己何时与他交往过。灵辄见他回忆不起来，就说：“相国不记得那桑树下的饿夫了吗？我就是灵辄啊！当初若不是您慷慨相助，我灵辄哪能活到今天！”

原来是他，一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后，赵盾去乡间检查农事，因天气炎热，见前方有一株大桑树，荫可蔽日，便走过去想歇一会儿。却见树下躺着一个大汉，昏睡不醒。赵盾让手下人把随身带的凉水给大汉喂了进去，大汉才睁开眼睛。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昏倒在这荒山野岭？”赵盾询问道。

“小人名叫灵辄，刚从卫国学习回来，因囊中空空，无钱购买食物，故饿倒在这桑树下。”

赵盾忙叫人拿来饭食，灵辄却拿出一个小筐，倒一半在筐内，藏在衣袖里，然后吃剩下的那一半。赵盾很吃惊：“你为什么把那一半藏起来呢？”

灵辄回答说：“小人家中还有老母，住在西门外。小人出门这么久，不知老母亲是否还活着，有没有饭吃？倘若老母有幸还在世，小人就把大人给我的饭食带回家，让她果腹。”

赵盾听了这一席话，禁不住赞叹：“这样的孝子真不多见啊！”他让下人把自己这次出来所带的钱财全都赠给了灵辄，灵辄没有说什么，伏地叩了个头，起身就走了。

后来灵辄应募作了宫廷侍卫,适才见赵盾被追,特地上前相救。也是知恩报恩,没有灵辄,赵盾早成了屠岸贾的刀下鬼。

下午,马车在滚滚灰尘中驶进了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这便是山民们所看到的那一幕。

二

却说赵盾的侄子赵穿当日下午正在首阳山打猎，正撵着一对兔子在草丛里飞奔，远远望见一辆马车仓惶而来，委顿地停在一个土坡前面，便想走过去看个究竟。下山一看，竟是叔父赵盾。赵穿大吃一惊，匆忙上前行礼，问：“叔父怎么到了这里，难道发生了什么事？”

赵盾一看是自己的侄儿，抑不住老泪纵横，低下个花白的头颅，说道：“主公听信小人谗言，不能容我。我忠心耿耿一辈子，却落得个背井离乡、仓惶出逃的结局！”

赵穿恨得把牙齿咬得咯嘣响，他略一沉思，说：“我知道是谁了，这个奸贼！叔父您暂且住在首阳山，数日之内，穿有信到，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赵盾知道赵穿是个有主意的人，他既然这么说，肯定是要采取什么行动帮助自己，于是含泪点头，叮嘱赵穿说：“你凡事要小心谨慎，不要祸上加祸。”

赵穿答应了一声，连地上的死兔也不收拾，便当即策马，赶回绛州城。

再说晋灵公和屠岸贾谋杀赵盾，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使赵盾离开绛州城。二人如同村童离师，胸怀舒畅，快不可言，日夜和一帮乐伎在桃园鬼混，把国家大事早已置于九霄云外，在他们肆意淫乐的时候，赵穿已在暗中作好了准备。

这天晌午，赵穿来到桃园谒见灵公，假意谢罪，说：“微臣

赵穿，虽然从不与赵盾之辈同流合污，然而我毕竟与罪人同族、同宗，以此身份，不敢继续侍奉主公，请求主公罢我之官，去我之职。”

灵公信以为真，反安慰赵穿说：“赵盾屡次欺负寡人，蔑视寡人，寡人实在不能忍受他那种大为不敬的行为，所以把他逐出。但这事与爱卿你有什么关系？请爱卿专心供职。”

赵穿稽首谢恩完毕，又接着说：“臣听说‘贵为人主者，能极人生声色之乐也。’主公却连内宫都不充实，何乐之有？齐桓公妾媵满宫，先君文公返国即侯位时年已六旬，尚且纳姬无数，主公您空修如此高台美园，却无绝色美人相与嬉戏，这不可惜吗？”

赵穿一番话使灵公喜笑颜开，连连点头，说：“爱卿所言，正合我意。我即刻就派人搜罗园中美女，只是不知何人能担当如此重任？”

赵穿立即进言：“大夫屠岸贾必能圆满地完成此事。”

灵公于是命令屠岸贾办理此事。赵穿借此计策遣走了屠岸贾，开始实施他计划的第二步。他对灵公说道：“桃园侍卫太薄弱了，臣愿在军中精选 200 名骁勇强悍的军士来保护主公，请主公裁决！”

灵公当然乐意，当即批准了赵穿的要求。

赵穿回到营中，果然下令挑选 200 名军士，也不说明原因。军士们纷纷问道：“将军挑选我们，有何差遣？”

赵穿说：“主公不恤民情，终日在桃园行乐，命我挑选你们给他巡逻。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现在得为主公巡逻，终日风餐露宿，我都不知道主公何时才会放你们回家！”

军士们大骂：“如此无道昏君，怎么还不死呢！他多活一